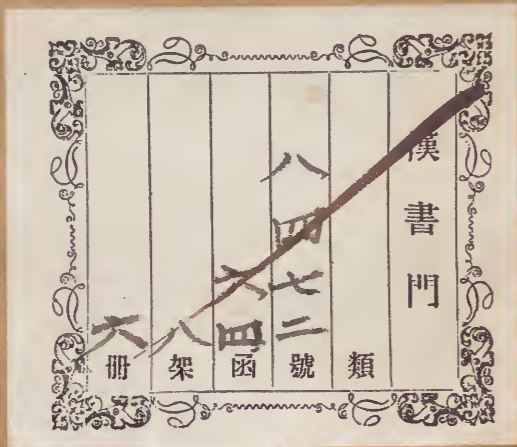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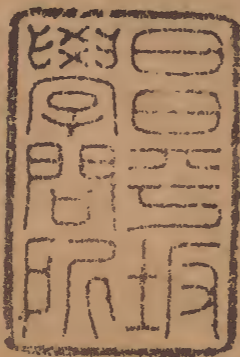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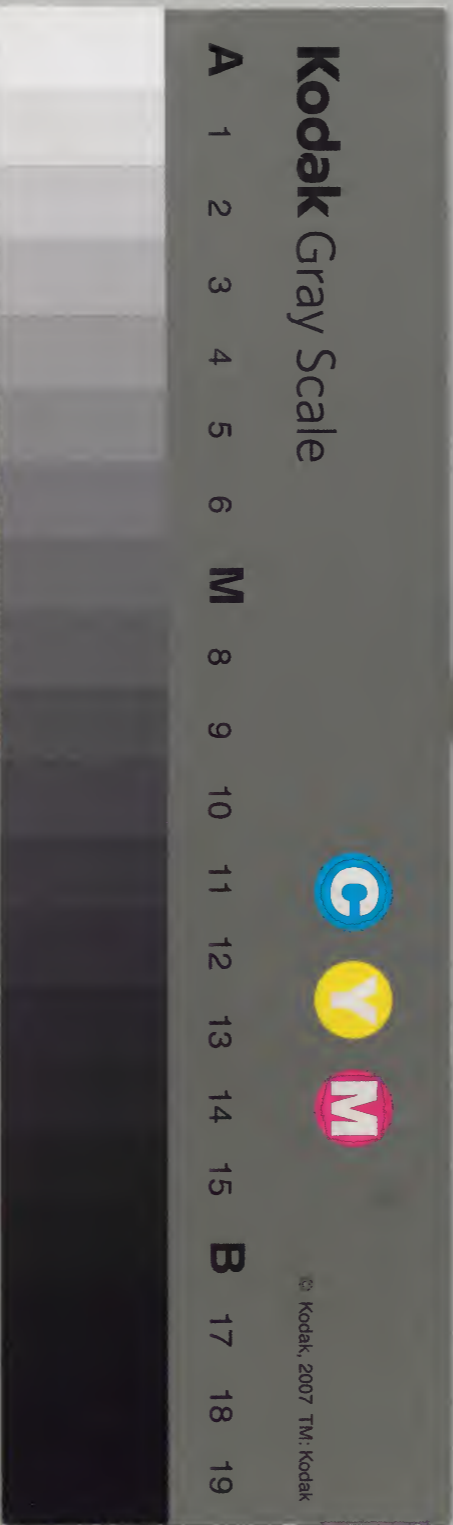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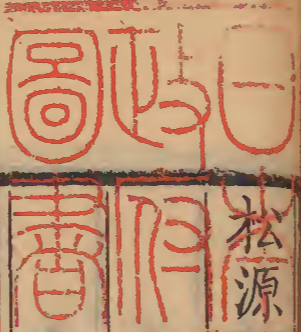
松源經說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72
冊數	6 (6)
函號	277 237

四





松源經說卷之四

慶元縣儒學教諭孫之騷著

下筮說

大衍義述

佛典解易

巳日乃字解

易舉正篇

采葛解

木瓜解

騶虞解

公原經說卷之四 目次

玄鳥生商解

書說

奮武衛解

秦誓說

江源述

春秋說

日食解

夫人子氏薨夏四月辛卯君氏平

書螽解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無冰疏述

新宮災疏述

曲禮篇

檀弓篇

辟踊解

王制篇

大學說

樂記篇

投壺篇

內則篇

月食解

儀禮說

九法五政說

論語說

詩七辯

古逸經篇

說文與經傳不同

逸詩篇

經說篇

松源經說卷之四

仁孫之驟晴川著

卜筮說

卜筮之設由來久矣秦政焚書易獨以卜筮存卜者
操龜筮者端策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重事決疑以
問於數尚書曰女則有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
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
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

於著龜聖人獨見前知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劉
向曰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老以其長久故能辨吉
凶淮南子云上有蓍著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
著能傳神命以告人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畧自龜
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无傳焉周
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
之兆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法
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
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皆不復可見意秦火燔之與
元包 曰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有周易皆卦次不
同算術各異斯文質之更變也一曰連山首艮取成
始成終之義烈山氏作夏人用之歸藏首坤取包含
藏聚之義軒轅氏作商人用之鄭玄曰連山者象山
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
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斯三易之說矣王符論曰凡
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
行以迎福祥也且先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
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詩云我龜既
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

以誠邪將世無史蘓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
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者
矣使獻公早納史蘓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
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
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
之祈亦不為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
今俗人筭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

大衍義述

關氏易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
天數兆於一生於二成於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
於五成於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以錯綜也
天一數之兆也雖平其兆未可以用也地二數之生
也有生則滋乃可以推之也天三數之極也極乎中
則反乎始兼兩之義也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子曰
兼三才而兩之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五行水
生乎一成乎六火生乎二成乎七木生乎三成乎八
金生乎四成乎九土生乎五成乎十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故天一必待地六而成之地二必待天七而成
 之其體雖五而成必六六者非他天地生成之謂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者非他參天兩地之謂也地二天
 三合而為五其一不用者六來則一去也既成則無
 生也有生於無終必有始既有則無去矣故大衍五
 十其用四十有九者入有去無之謂也張彞問曰何
 謂入有去無闕子曰天生於陽成於陰陰成則陽去
 若一氣生于十一月成于四月為正陽之月然
 既成則無生故必五月陰有則陽無去之也
 陰成於陽陽成則陰去若一氣生于五月成于十月
 有矣而陰無去之也六爻初上無位者陰陽相去者也天數以

三兼一

上兼下也

地數以二兼三

下兼上也

奇耦雖分錯綜各

等五位皆十衍之極也

為五也

故曰大衍彞曰然則其

用何謂四十有九其一將不用乎闕子曰物有兩大

必曰虛盈日往月來晝極則夜進盈于此則虛于彼

盈于小必虛其大此用所以不窮也

每一歲月大之小之出十二日

二歲出二十四日三歲成一月餘六日故五歲再閏循環無已也

故曰其用四十有

九也彞曰凡衍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云五十而又

去其一何謂也

彞執滯於著草未能弘通萬類

闕子曰著不止法天

地而已必以五行運於中焉

上文言五位皆十是也

大耦而言

則五十也

上文謂小衍則十蓋小耦爾今言大耦則五十是大衍也

小奇而言則

五也五無耦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奇耦小大具言之

爾若舉夫而去小盈奇而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

一皆盈而不用小大耦共去其六也六爻書而藏之猶耦六月減六日也

歎曰吾乃知著可遺也正易心法曰大衍七七其一

不用凡得一數理自不動蓋一者數之宗本也凡物

之理无所宗本則亂有宗本焉則不當用用則復亂

矣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掛一而不用

謂大衍數本五十而止用四十九則其一已先除矣

更无五十全數分而為二以象兩者謂止於四十九

數中分而為兩也掛一以象三者掛謂懸謂於四十

九數中懸掛其一而不用也筮法一揲得五與四四

謂之三少得九與八八謂之三多二揲則五與九已

盡但得三箇四亦謂之三少得三箇八亦謂之三多

方初得五與九也而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二

十四及次正得四與八也而陰陽之策正數亦自无

傷也固知只用四十八數變以占諸卦吉凶今筮者

於五十數先寘一於前乃揲之以四十九或先去其

一却於四十九數中除一而終合之是二者皆全用

四十九數殊不知五十除一者无一也易无形埒是

也四十有九掛一也者有一也易變為一是也故曰

云... 易舉正篇...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此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于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條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原本之

易舉正篇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此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于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條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原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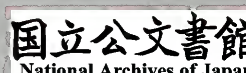
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誤作言觀注
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
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
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
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
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二有其魚
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
來及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
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
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
喪七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
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
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
九四象遇其夷主志吉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彖曰
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
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小過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
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
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
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

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字誤作雜字其書原入道藏今汲古閣秘書中載此三卷

本五之也... 上之也... 下之也... 中之也... 左之也... 右之也... 前之也... 後之也... 內之也... 外之也... 上之也... 下之也... 中之也... 左之也... 右之也... 前之也... 後之也... 內之也... 外之也...

采葛解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枝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棄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遇也今君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蓄久益善此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棄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



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
 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為一意矣豈與
 而此詩意亦不嫌其複耶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日不見收三也合言是思收好之蕭索也文下無
 味說也今案中限蕭索其矣與心采蕭索也一
 也三凡之艾也蕭下蕭索香唐土表也香則之也
 也姑與心采意而難言一日不見收三凡合言也
 也蕭索也言則之蕭索也今案中限其蕭索
 采蕭索也言則之蕭索也今案中限其蕭索

木瓜解

詩說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賈子曰禮者所以恤
 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
 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掩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
 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
 則下以軀償矣弗敢為報願常以為好古之蓄其下
 者其施報如此故孔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
 毛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物而焦氏筆乘乃云以木
 為瓜為桃為李如今所謂假果者豈其然乎左傳韓
 宣子賦木瓜杜註云木瓜亦衛風義取于欲厚報以

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焦氏筆乘云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為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為獸因擬之為鵲巢之應或以為不殺或以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騶廐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璿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為七騶也則騶為掌廐之官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則虞為掌山澤之官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麋豮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為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嘆美而歸功於二官

焉夫二官修職而能獲斯效謂非出於文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為鵲巢之應也余按騶虞之為獸惟周書王會許氏說文及陸璣草木疏故毛氏傳引之然爾雅釋獸无騶虞而周禮有騶人虞人則賈子之解是也路史騶字作鄒而引韓詩說或古文異字續詩說乃云鄒姓虞官所未詳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郭璞贊曰怪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是蓋以騶虞為獸名也

玄鳥生商解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邱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邪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申甫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星也司馬彪莊子音義遂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其說荒謬人皆知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此邪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降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朱子信史記之說耳說書者序以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以夫虞夏之書深澤爾商書灝灝爾周書靈臺爾下周書其書誰乎論乎文字莫先書書又最晚出存之也之皆天也也於秦火存于惠勝各藏是錄以於博士勝也失數十存於晁大夫就家傳也於勝老期言不可脫存於伏氏女也於伏氏女齊語異存於魯其王餘城也

下有志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身之貴之
禮之也洋人之詞與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時而生
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靈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
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証亦將曰黃帝生於虹
耳後之子生於十日可于詩又曰維歲降神生甫及
自天來古猶辭未貽也自今藉軒米于計史信之猶
其辭辭之相姓言天朝立息本心歸之朝昔重之若
吹吳飛姓古手藉也云立息至日心太平所高懸也
吹之而不疑立息之事皆欲心懸結豈以驗昔本不

書說

揚子法言曰或曰易損其一雖悉知闕焉至書之不
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
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
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也夫虞夏
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
誰乎噫乎文字莫先書書又最晚出存之也之皆天
也也於秦火存于惠勝各藏屋壁也於博士勝也失
數十存於晁大夫就家傳也於勝老期言不可曉存
於伏氏女也於伏氏女齊語異存於魯共王餘壞宅

安國定傳亡於巫蠱存於鄭冲私傳人間亡於失秦
誓存於河内女子壞老子屋存且亡於梅願奏上之
五十八篇存於姚方興大航頭補舜亡於張霸偽作
百篇存於西川漆書亡於孔穎達識緯存之亡之歷
數百千年始顯就今日而論而又存之而實亡之是
皆天也董氏鼎曰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
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
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
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
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書
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
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得其半而宏綱實用尚
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備於書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
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
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
褒貶即臯陶謨命德討罪之權也帝王修齊治平之
規模事業盡在此書薛氏瑄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
時但有卦畫而无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
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
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雖古文之存亡不可知要是書實為千古有文字鼻祖也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後以授東海衛宏濟南徐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奮武衛解

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侯服外之五百里則接壤要荒故設為綏服以為內外之辯凡欲以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張氏曰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為安王室也故傳曰綏安也陳氏曰文教以文德教化若楊雄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揆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武以衛言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正義曰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戎有事則征討夷狄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胡渭曰易象傳



云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蓋古者寓兵於農
 因農事以定軍令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
 兩卒旅師軍均是人也其四時講武主於數軍實昭
 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步伐擊刺之
 事寓焉備豫而形隱如水之藏於地中故曰容曰畜
 傳曰武不可覲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而此經獨謂
 之奮則幾於覲武觀兵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蓋綏服
 之外二百里與蠻夷接壤蠢動之變不可以不虞大
 抵軍容多而國容常少使蠻夷望之如烈火之不可
 犯而後界限分明跬步不敢踰越薛氏曰今之邊徼

右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周禮巾車革路以即戎
 封四衛注曰四方諸侯守衛者左傳沈尹戌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蓋即此奮武衛之
 諸侯也試以雅詩証之方周之盛時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是即禹貢揆文奮武之事伯禽宅曲阜
 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而魯興三郊三遂之衆
 以征之此東方之武衛也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唐叔
 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韓侯之卒章曰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也魏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
 有韓侯方城今為固安縣屬順天府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衛

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此北方之武衛也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此南方之武衛也其西方則周自當之蓋鎬京西迫昆夷北鄰玁狁故天子命將出師往戍其境歌采薇以遣之出車勞還杖杜勤歸歲以為常謹之至矣及其衰也王政不修舊坊寢壞厲王時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即位命秦仲誅之為西戎所殺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命將薄伐及太原而止卒有驪山之禍周室東遷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中國微陸渾揚拒泉臯諸戎且偪處伊雒之間矣其東則徐之駒王西討濟於河隱桓之世會于潛盟于唐魯與戎通好矣淮夷病杞杞遷于緣陵中之會淮夷且列於諸侯矣其北則狄伐周伐鄭伐邢滅衛而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矣其南則申甫為楚所侵周人遠戍之卒滅於楚資其賦以禦北方而觀兵直至於周疆矣原其始皆諸侯鄰四夷者武備廢弛之所致也以是知禹貢為萬古不易之書循之則治違之則亂經斯世者所宜亟講也金氏曰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備所以

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此綏服之所以異於甸侯也

秦誓說

廬陵羅氏曰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
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
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
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
其為悔過耶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諸侯豈无一君
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
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
大夫子知周之亾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
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

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
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
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
行而執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
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
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亾而秦興已粲然在
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
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吳楚流而入於
夷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
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亾之勢惟秦始有車
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氣象夫
子存之不刪豈无意與楊用修曰秦有誓而書亡魯
有頌而詩絕吳季札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夫大之是也其因之者... 平林之不... 處野樂其... 且大... 黃... 不...

江源述

華陽國志曰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李膺益州記曰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為大江一西南流為大渡河太平寰宇記曰羊膊山在平康縣縣屬松州山下有二神湫大江始發之所范成大吳船錄曰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於都江今世所云止是中國言耳陸游入蜀記曰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豁訝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王伯厚地理通釋曰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



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金履祥書注曰岷山數百峰
大酉山為最大雪山三峰闖其後冬夏如爛銀一谷
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
其西南分一源又為大渡河矣按諸家言岷山所在
不一而足然江水所出必有定在近世无能窮其源
者隋經籍志有尋江源記一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
何據漢志言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則當以酈注所
引益州記為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
與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計益州記江水發
源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
四十里至汶山故郡即今茂州也然則江源在茂州
之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亦可謂遠矣而范至能
陸務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蓋以唐人言江
源自松州甘松嶺始元和志松州治嘉誠縣南至翼
州一百八十里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交川縣北
至州三十四里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而當時又
有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其地太近故為是說非
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近志引江源記云岷江發
源于臨洮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
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其水漸大復經鑷刀灣達松

潘下水關臨洮今陝西洮州衛也在松潘之東北江源果發此則又自東北而來與氐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懸絕為此說者蓋因隋志云岷山在臨洮郡臨洮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見有一水自木塔山來入江者遂以為江水發源彼中明與漢志相背不可從也范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合大渡河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於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於海是江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

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
者可以觀矣胡渭曰漢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岷
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
二千六百六十里按今江水所過於漢為蜀郡犍為
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
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
故不數南岸之長沙豫章丹陽會稽也又水經江水
東逕宜昌縣之流頭灘注引袁松曰自蜀至此五千
餘里千寶晉記云吳孫皓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
戍脩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
都也在西陵之東誠如所言則江自岷山至江都入
海行萬餘里而志云二千六百六十里相去懸絕二
千之誤理有可疑闡百詩云自江都至夷陵州古西
陵即水道曲折亦不及三千里吳使大言以夸敵耳
就令如此亦當有七八千里嘗攷尚書纂言載易氏
之說云江源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南流二百
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又
三百七十里至成都府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又
五百六十里至戎州夔道縣又三百十里至瀘州瀘
川縣又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又三百四十里至涪州

涪陵縣又三百五十里至忠州臨江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浦縣又三百里至夔州魚復縣又一百里至巫山縣又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又二百里至硤州夷陵縣出峽又三百三十里至江陵府江陵縣又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巴陵縣又五百里至鄂州江夏縣又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五百八十里至池州又七百四十里至鎮江府又三百里至泰州入海以上江水所行自交州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較袁松少六百七十餘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較紀陟少二千七十里陟言誠夸謂不及三千亦非也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入海又四百里通計得八千三百餘里二當作八或是七而先儒釋漢書者曾无一語駁正豈近世傳寫之誤而古本不若是與

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實矣桓之志无主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立之則後者言其殺君也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也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秦欽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而

春秋訊文公以喪娶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時
无喪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
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
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春秋不訊其前而顧
訊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
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无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
春秋之所甚疾也訊以喪娶不別先後賤其无人心
也董子曰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而偏行之寧有質
而无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有文
无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實來是也古之人
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
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之也弗能察蒙若无
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
見一空而博之則天下盡矣故曰見其指不任其辭
不任其辭可與適道矣

正義曰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
 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
 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
 日分為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令月來及
 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
 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
 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
 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
 食之者何也知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

日食解

正義曰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
 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
 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
 日分為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令月來及
 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
 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
 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
 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
 食之者何也知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

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六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无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長之月不宜為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其日食則皆書朔已已之下經无朔字長曆推此已已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

此註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歷紀全差漢末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日食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速求日食加時後代修之漸益詳密審今為曆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无頻月食法故漢興以來始將千歲為曆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考之歷術事无不驗不可謂之疎失由是杜註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

則自有頻食之理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
言日食既朔也後漢紀云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本志曰日者陽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故日為之食
諸侯順從則為王者諸侯專權則疑在於日於是在
危十度齊之分野張步未賓之應也荀悅漢紀太史
占曰凡日食從上失君從旁失臣從下失人薛收傳
云按星曆凡日月合朔則蝕春秋傳有朔有晦者大
小盡使然耳白虎通云春秋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
庚辰朔日食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食八
月癸巳朔日食此二十九日也月乍大小明有陰陽
王伯厚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
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以周曆考之朔日失二十四
魯歷校之又失十五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
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
法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
皆无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嘗攷通鑑皇極
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曰維秦八年
歲在涪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
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闕

百詩曰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
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
災其餘月則為災然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
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盡消
於此而忽以陰浸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
夏家則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則樂奏鼓旒用幣
史用辭是也按巳月之為正月謂正陽之月日食古
所尤忌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
食陰壯之甚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
日食謂謹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
之異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有三寶君德應陽得道叶
度則日含王字日甲戌食草木不滋王命不行甲寅
食雷電擊殺骨肉相攻甲辰食四騎脅大水乙卯食
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乙酉食仁義不明賢
人消乙未食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乙亥食東國發
兵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為積天子未知日
為之食丙寅食久旱多有徵一云有小旱災丙申食
諸侯相攻上下相賊後有地動丙戌食王者失禮宗
廟不親其歲旱丁巳食下有敗兵丁未食王者崩丁
亥食匿謀滿玉堂君臣無別丁卯食有旱有兵諸侯

殺戮後有保蟲之殃戊午食久旱穀不傷戊子食宮
室內媯雌必感雄後有大水戊申食有土殃主后死
天下諒陰巳丑食天下倡亂巳亥食小人用事君子
繫庚午食後火燒官兵庚寅食將相誅大水多死傷
庚辰食彗星東至有寇兵辛未食大水辛亥食子為
雄辛卯食臣伐其主辛酉食女謀主辛丑食主疑臣
壬子食妃后專恣壬辰食河決海久霧連陰壬午食
久雨旬望壬申食水滅陽潰陰欲翔壬寅食天下苦
兵大臣驕橫癸未食仁義不明癸酉食連陰不解淫
雨毀山有兵癸亥食天子惡之春秋緯遺曰日之將
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穀梁傳曰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諸侯三麾陳三鼓三兵大
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左昭十七年季平子不
肯救日食傳云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夫人子氏薨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杜注曰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
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正義曰
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
桓未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
成之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為祭
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
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其書君氏卒者何
也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
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傳曰不赴于諸

侯不反哭于寢不附於姑三禮皆闕故杜注曰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脩禮於其母其不敢脩禮於其母何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君子曰桓母非元妃也隱母亦繼室也非的然有尊卑之辨者故曰仲子非夫人桓非嫡子隱將平國而讓之桓是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是公意也於仲子則成禮矣如之何自薄其母以崇他人之母也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隱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

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也桓之惡隱實成之

書螟解

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蝨舍人曰食
 苗心者名螟言真真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為螟
 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无厭故曰
 蟻也食苗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食苗根者言其
 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蝨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
 為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
 以政致為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為名陸璣疏云舊說
 螟蟻蝨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内外言之耳故
 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為名耳蔡邕對曰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无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春秋記蟲災一物之微必書於策螽蝗屬古曰螽今曰蝗也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杜氏預曰蟲食苗心者為災故書范甯曰甚則即盡不及歷月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災是也淮南曰枉法令則多蟲螟春秋含孳曰螟應苛尅左傳曰哀十二年螟十三年螟呂氏春秋亂國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京房易傳曰孽惡生孽蟲食苗心書螽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螽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螽螽之子爾雅謂之蝮陶秋螽未息冬又生子蓋宣公身為不義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螽螽水旱飢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修省以消天災聖人脩書為後鑒也劉歆以為螽蛄蚱之有翼食穀為災黑青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螽螟始生也是時初稅畝

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蠹生屬羸蟲之孽書雨蚤者
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也何楷曰月令孟夏行春
令則蝗蟲為災仲夏行春令則百螾時起以螾之種
類不一故曰百螾孔穎達曰蟲災之盛植者亦食以
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鄭樵曰四種蟲並見大田詩
螟極纖細在苗之心若木中有橐然今農家忌大小
暑日降一種霏微者云即此蟲降也螾詩作螾一種
蟲似螟蛉食苗葉而卷為房賊即草蟲類雖亦食葉
好食節京房易傳曰王者與諸侯爭蟲食苗節莖蟲
未詳說文曰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蟲京房易傳曰妖
害忠孝蟲食苗根毛詩義疏曰蟲長而細或說云蟲
螻蛄也食苗根而為人患據螻蛄惟穴土以居然亦
取葉於穴中而食之元不食根惟陸田有之陸奎勳
曰螟螽蝨賊毛傳分四種按螽即蝗也璣疏螟似蚘
妨而頭不赤說可從蝨為螻蛄賊是桃李中蠹蟲赤
頭身長細說皆誤蝨賊即蝗之大而害苗者商蟲篇
云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
頭赤則謂武臣頭黑身赤則謂文官蟲食苗葉歸之
於政洪範五行傳曰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陽氣所
生於春秋為蝨今謂之蝗春秋含孽曰蝗起於貪蝨

夫人姜氏致之也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
曰書姦也今顯然享之亦太甚矣明年姜氏如齊師
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故傳云書姦姦在夫
人文姜比年出會譏莊公不能閑其母也正義曰文
姜數與齊侯會二年于禚四年于祝邱五年如齊師
此七年于防于穀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傳於會
禚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防稱齊志齊侯入魯地也
至十九年二十年兩書如莒杜注云非父母國而往
書姦正義曰婦人不以禮出為姦意文姜之淫亦太
甚矣

無冰疏述 成元年

杜註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正義曰襄
二十八年春无冰彼春无月則是竟春无冰此亦應
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
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
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
冰則終無冰矣杜言今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
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十六年正月雨木
冰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記寒甚所致也冬月盛陰
用事陰寒在地當過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

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

宣公三年春三月癸未葬宣公於楸五月辛未葬宣公於楸六月辛未葬宣公於楸七月辛未葬宣公於楸八月辛未葬宣公於楸九月辛未葬宣公於楸十月辛未葬宣公於楸十一月辛未葬宣公於楸十二月辛未葬宣公於楸

新宮災疏述 成三年

杜註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為宣宮三日哭為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

火亦三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
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災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
火曰火三家經傳有火字皆為災鄭玄以為人火然
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言
哭而此言三日哭者曰新宮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闇
始闕而遇天災故感而致哀異於餘廟也

曲禮篇

陸德明曰此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
本或作曲禮上下者後人所加也鄭自錄云名曰曲
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
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
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孔穎達
曰此於別錄屬制度按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
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
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
是喪荒去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

冠簫三千具二豎五而昧幽宵曲辭也
世有財益至周曲燕之而事燕之味姑曰豎豎三

檀弓篇

檀弓魯人檀姓弓名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疏云六
國時人孔穎達曰此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
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
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求而弔又
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
或云為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
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
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

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亂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况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為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為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辟踊解

正義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憊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為一節士含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歛小歛而踊又明日大歛大歛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歛朝一踊至小歛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歛朝不踊當夫歛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

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歛朝一當小歛
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
大歛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八日
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歛
為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歛則其朝不踊也大
歛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雜記云公
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歛之朝不踊若
大夫大歛之朝乃不踊是也袒去其衣括髮投其冠
變其常也愠悶而至辟踊又哀之變也有子與子游
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
也鄭玄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
者鄭玄曰節哭踊也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
斯斯之謂禮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
 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
 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句鄭云漢
 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
 之語則知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
 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曰漢孝
 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記者雖記虞氏
 皇而祭之文大都總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
 云帝皇制也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
 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
 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句鄭云漢
 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
 之語則知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
 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曰漢孝
 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記者雖記虞氏
 皇而祭之文大都總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
 云帝皇制也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



也按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也爵者盡也熊氏以爵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曰爵者盡也又周官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祿是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趙氏曰今周禮司祿之官闕是諸侯去之也故不復存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祿又云君十卿祿並先言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以余考之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與周制同也而鄭注云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惟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周武王復增之則不可考矣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即禹貢百里采二百流也舉首尾以該中間此一句實包侯綏要荒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折四服為八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藩服是為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此周禮與王制不同也大抵則壤成賦夏

造殷因歷千年而不變至周而始損益之故鄭氏注云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地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主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謂此田稅所給也與禹貢正合而周家三等采地分天子之所食其貢特重虞夏之采地在畿外甸服五百里皆天子所自賦其采地之貢與諸侯等此王制所述多夏殷之制故與周禮稍異耳且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而孝經說及漢地理志云周千八百國是封建反多於古聖人因時立制移采地於畿內當日自有其故今不可臆為說也王制又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正義云以周禮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

之官百以證之直曰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
王制之文鄭皆以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
三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
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王制曰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云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
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
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正義云若周制則司馬法
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
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
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也
此云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于
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
西郊下文具也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虞夏之制
也周則十二歲巡守夏殷之制天子蓋六年一巡守
爵人于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
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冊命周
公故特祭文武刑人于市亦謂殷法謂貴賤皆刑于
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禡師祭也為兵禱其
禮亦亡或曰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祭造軍法者天

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按周禮四時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正義云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不稅關訖不征至夫圭田無征或兼虞夏殷言之周則有門關之征周禮士田有什一之稅園廛二十而一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曰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為非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則與周禮異矣

則朱子為之也案古本大學首大學之道至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下即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次瞻彼淇澳二節次克明德一章次湯之盤銘一章次邦畿三節次聽訟一節次所謂修身一章次所謂齊家一章次所謂治國一章次所謂平天下至末此註疏本謂之古本也明道本首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次邦畿三節次古之欲明明德至未之有也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誠意章次修身章次齊家章次治國章次所謂平天下至則為天下僂矣次淇澳二節次聽訟節次殷之末喪師至末伊川本即今本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其分章次則朱子創之石經大學首大學之道一節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次物有本末一節次綿蠻一節次知止而后有定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次物格而后知止節次誠意節次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齊家章次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者至民之父母次秦誓四節次殷之末喪師節次楚書節

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此石經本蓋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覲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列之于石者篇次錯綜又與註疏本異衆家淆亂不若從註疏本猶為近古耳故今謂之古本大學明王氏守仁尊信之李安溪曰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為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免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于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光地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書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灼以不惑老而逾堅獨于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嘿契者間考鄭氏注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况知本誠身二義尤為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于衆目中而致為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擊自託于据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為多持此有年迴惶倚

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于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隙生挾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間拒者則今日之聽熒于胸而援鶉已遠為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蔡邕引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今禮記无此篇

樂記篇

陸德明曰鄭云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也正義曰此于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衛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周衰禮壞其樂无徵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无移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

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今荀子書中語多
與此同想當時採之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
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
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
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
其十二篇之名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
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
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
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賈公第二十三是也案
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
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錄更載所入樂
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
三篇之目今總存焉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
生此第一節論樂本之事次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
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
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三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
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
哀怨聲音之道與政通言君政和美使人心安樂人
心安樂故樂聲亦安樂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也四

節論五聲宮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也由此言之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節論亂世滅亡之樂鄭衛之音是也第五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于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意第六節追溯人初生未有情欲及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人作法節也自此以下至聖人曰禮樂云皆廣明禮樂相須之事皇氏云從王道倫以上為樂本樂者為同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細不可悉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文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案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樂者為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悅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為第二段

論樂與禮之功用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
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為第三段論樂與禮
唯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
和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為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
下和合是為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也同則相
親異則相敬此禮樂之所以為美也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
言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按鄭目錄
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
樂禮為第三言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
列或記家別起意趣不同故也天高地下一節申
明禮樂配于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
宜自天尊地卑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
地之德化不時一節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夫所及夫
禮樂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樂著太始節言禮樂之法
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故
知天地之間同有動靜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節此
論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施者用于天下也章中明
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二前既推禮章為第三此為
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

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大章節論六代帝王之樂也天地之道至行象德明樂之為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民之行象君之德矣夫豢豕為酒一節明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皇氏以為自有血氣以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民有血氣以下至淫亂以上論人心皆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起樂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興後乃合成為樂樂又下感于人善樂感人則入化之為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為惡是樂出于人而還感人猶雨出于山而還雨山火出于木而還燔木故此記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上也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為樂也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若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反言以結之也皇氏云凡姦人感人以下至贈諸侯也為樂象之科此節明樂有奸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前經明君子去奸聲行正聲故此二節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

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鄭注云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鍾也濁謂黃鐘至中呂小大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為終始迭相為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為常即還相為宮是樂之常也樂行倫清者鄭注云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前經明正樂感人情此節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曰樂者樂也故者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例皆然矣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三者本于心鄭注云三者本至也穀也容也言無此本于內則不能為樂也前文明君子小人歡樂不同此明君子敦行善樂也樂者心之動至樂為大焉前經論至也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續之事鄭注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

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樂者施也節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前經明樂者為施禮者為報此大輅龍旂寶龜正明禮報之事樂情禮理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為樂情鄭注云負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疑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此一節更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鄭注曰訴讀為憇憇猶烝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鰓曰脩召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殯殍裂也此一節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而生養萬物為之昭明之事則下文天地訴合以下是也但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訴合唯論樂之所感不論禮之功用也記者主在于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亦同也樂道所以然者蓋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鄭注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此一節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作樂為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桓子駒之

子名斯自此以下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問古樂
今樂之異并子夏之答辯古樂今樂之殊一辨古樂
新樂之體又言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古樂之正足以
正天下而勸勵文侯好古樂也故曰人君者謹其所
好惡而已矣賓牟賈姓賓牟名賈此一經別錄是賓
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總是賓牟賈與夫
子相答問之事夫武之脩此是孔子之問凡有五對
曰病不得其衆也者此賓牟賈所答亦有五賓牟賈
起以後是賓牟賈問而孔子答之也君子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
人始至于善故名樂化師乙師樂官乙名也子貢見
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鄭注云此文換簡失其次
商之遺聲也句衍字也正義云此經倒錯上下失叙
上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此不得有商之遺聲也故知
衍字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肆直
而慈愛者宜歌商此但云肆直而慈愛故云換簡失
次也商宋詩也胡致堂云樂記子夏所述又云子貢
作史記正義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未詳孰是

公孫尼子次撰未詳孰是

射也時五集云樂時公新天子也射未始始是也
 必也商來籍也時始堂云樂時于夏也又云于貢
 而慈愛者宜源商也時云報直而慈愛始云射簡夫
 詩云商昔五帝之禮樂也當武也詩云報直
 上云商昔五帝之禮樂也報商之禮樂也始也
 商之禮樂也何詩云也五集云此豎圖詩上可也
 簡之射簡是簡之章禮云此文射簡夫其也
 入故至干善始各樂也簡之禮樂也各也于貢良

投壺篇 第四十

禮有投壺篇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
 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
 若一太師曰諾狸首詩見于射義其詩曰曾孫侯氏
 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今毛詩无此文固逸詩也大戴
 禮投壺篇曰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狸首曾孫侯
 氏今曰泰射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
 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充中獲既置

又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
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
之聲御事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
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
廢不可歌不知何詩也七篇商齊可歌其歌商齊見
師乙之言但不知其七篇何篇是三篇間歌豈即歌
魚麗歌南有魚歌南山有臺之三詩與未之詳也史
記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敵挾魯命弟子辭
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嗟爾不
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魯孫
侯氏百福按此記云凡雅二十六篇則凡可歌與廢
不可歌及商齊七篇間歌三篇均目之為雅與今詩
不同也按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有魯令薛令弟子之辭有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
盡用之為射禮又有魯鼓半薛鼓半多闕文不能詳
其文全是儀禮叙法疑此即是儀禮刪落之餘

此女全長身... 禮儀可則故... 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

內則篇

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于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執儀可則故曰內則首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據諸侯而言雜陳王事耳下則叙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及飲食膳羞調和之法而終之以大夫燕食與士庶不同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詩所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遍為爾德此之謂也末章云禮始于謹夫婦為宮室辯內外生子名子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六年教之數與方名男子三十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



嫁閨門之教纖悉具備故目之曰內則云王伯厚曰
上天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
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
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
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蒙以養正罔不在
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
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无失言失禮也今慎子此
篇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
而已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

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于隣者其習聞內則
之訓歟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
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
正則家正矣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
謂教見嬰孩教婦初來亦內則之義也

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虞翻曰月之行生震見兌
盈于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四變體噬嗑食故月食
淮南子曰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注月十
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故奪月光也又云月照天下
蝕于詹諸注云月中蝦蟇食月也故玉川月蝕詩以
為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白虎通曰月食救之者陰
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
擊杖庶人之妻擗搔昏義曰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
見于天月為之食故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

月食解

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虞翻曰月之行生震見兌
盈于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四變體噬嗑食故月食
淮南子曰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注月十
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故奪月光也又云月照天下
蝕于詹諸注云月中蝦蟇食月也故玉川月蝕詩以
為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白虎通曰月食救之者陰
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
擊杖庶人之妻擗搔昏義曰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
見于天月為之食故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

蕩天下之陰事論衡云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日蝕常于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日之蝕月蝕也月蝕月誰蝕之者无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臨日亦知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然也按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揜則日食月行在望與日衝屢及于暗虛之內則月食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理也草木子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切料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燄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暗虛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日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其分數皆同月食時辰少天下見之其分數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虧之分正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或少或多所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蝕月暗虛之精太故食時辰多月之蝕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少月蝕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蝕陰揜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

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彼而而食則惟其常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然元順帝即位之後月凡食既
 者三其後失國又何說也王伯厚曰元祐七年三月
 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
 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
 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
 儆戒如此况日食乎

儀禮說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
 禮七軍禮皆亡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
 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
 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无傳焉天
 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三
 禮注學禮見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蔡邕論雖宗
 謬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
 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

出北闈視帝節猷賈誼書引學禮又見大戴記

對於大戴記之對曰部大夫休對曰中山南

對曰書改尚書初望辭曰震也

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

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

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

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

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

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對曰帝

九法五政說

余嘗讀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鄭注曰平成也正也賈疏曰此九法皆言邦國則施于諸侯為主故云邦國也云佐王平邦國者九法以糾察諸侯使之成正故以平言之也但此九法據殷同之時建之故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云政謂邦國之九法則殷同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也一曰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謂制九等之畿封五等之國各有封疆界分乃得正也二曰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謂宮室車服之儀尊卑貴賤之位嚴

名分也三曰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謂有善行治績者擢之以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也四曰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建牧以為長立君以為監維謂連結而維持之此則太宰云建其牧立其監是也五曰制軍護禁以糾邦國制軍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詰禁者按士師有五禁天子禮此諸侯亦當有五禁以相窮治相糾正也六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鄭注曰職謂職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賈氏曰施貢多少據國地大小故地官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由天子施之此太宰九貢并小行人春令入貢皆是歲之常貢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也分職者即太宰所云九職任萬民也彼據畿內此據諸侯諸侯邦國亦由天子分之使民有職業因使稅之所稅者市之以充貢言貢據向天子而言云稅據民所為為說事相因皆所以任邦國七曰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謂比數計會鄉民之強弱衆寡而用之八曰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謂五等職貢之等皆有常法則邦國獲安也九曰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和

合也令大國比小國以恩小國事大國以禮凡諸侯
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九者備矣有
不率則以九伐之法正之凡邦國大小相維立其牧
以統諸侯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及周室衰司馬之九法廢王道遂用不與五霸之起
尊事周室齊桓其首也管子以天下才輔其君以行
政假禮讓而貴富強苟以取威定霸而已矣无仁義
道德之實也迄今讀小匡大匡山高牧民之篇蕭然
靡矣而學者稱管子仲秋立五政深合于先王重農

桑而謹防禦原本官禮之遺而不可廢也余竊過之
管子作四時篇五政不專為仲秋設也其言曰春三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
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四政
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殺虜天毋蹇華
絕芋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
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窳以假
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
求有德賜布施于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
獸毋殺飛鳥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

博塞園小辯鬪譯蹠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
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圻五政曰修墻垣周
門閭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
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
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奸遁得盜賊者有
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園分異凡此五政是故聖
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春之
政不行于夏夏之政不行于秋冬五政苟時所求必
得所惡必伏以蕃五穀強甲兵管子行之以霸齊國
然其間有俟時而行者亦有不需時而行者有見其

小而不足及天下者如論幼孤恤長老何獨行于春
冬乎求有功求有德何獨行于夏乎博塞小辯譯蹠
何獨禁于秋乎他若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
皆政之鄙瑣不足道者說者乃以大司馬之九法管
子之五政相提並論則霸功與王道固不相同蓋周
禮周公致太平之書管氏之書特富國強兵術耳如
管子可合于周官則孔子不小其器孟子不云功烈
之卑且虞書曰以齊七政洪範曰農用八政五政未
之前聞也大戴禮盛德篇曰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
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五政謂天子

公卿大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信與管子之言五政不同也今之論九法者不詳其目論五政者不脩其時而猥以仲秋之理兵謂申飭九伐之法謂管子仲秋立五政深合于先王重農務本之意不知管子明以四時冠篇則五政不專為仲秋立也九法之中制軍詰禁特一法耳其中春振旅中夏芟舍中秋治兵中冬大閱及九伐之法雖隸司馬之職然不在九法之中今舍其本事漫以已見附會之非其倫矣不脩不脩不可以為定論也

論語說

唐陸放荅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菁華楊泉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見意林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自夫子論之今以為經陸德明釋文云論如字論也理也次也撰也荅述曰語撰次孔子荅弟子及時人語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傳玄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容齋三筆云論語所記孔子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荅皆呼

其名字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无指名昔賢謂論語出于魯子有子之門人余疑亦出于閔氏王充正說篇云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

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織衽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焦氏筆乘云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

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昌邑中尉
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
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
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于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
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為從政篇篇次不與
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
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
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為世所貴焉禹以
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宮漢末大
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考齊古為注魏司
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
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為集解
宋侍講學士邢昺為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即蒼頡
本書周所用考異云傳不習乎傳魯論作專五十字
作亦石經作卒正惟弟子正作誠坦蕩蕩作湯湯冕
衣裳者冕作纒爪祭作必祭折獄者折作制好行小
慧慧作惠謂之躁躁作傲天何言哉天作夫惡果敢
而窒者窒作室不知命一章魯論无此章也陸德明
釋文云今本患不知人也作患不知也或作患已不
知人也衆星共鄭作拱拱手也一言以蔽之包云當

也鄭云塞也先生饌鄭作餽音俊食餘曰餽馬云飲
食也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可知問社鄭
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公冶長姓公冶名長家語字
子張范甯曰名芝字子長史記亦字子長治其賦孔
云兵賦也鄭云軍賦也梁武云魯論作傳申棖包云
魯人鄭云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
申續字周也子文名穀於菟音塗今註作穀崔子鄭注
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巧言令色章云一本此章有
子曰字恐非子桑伯子鄭云秦大夫彬彬文質相半
也說文作份文質脩君子博學於文一本无君子字
等以為男子者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
非也今注云舊以南子者老彭包云殷賢大夫大戴
禮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老聃彭祖吾亦為之一本
作吾為之矣為樂並如字王云為作也吾將問之一
本无將字我三人行一本无我字必得我師焉今作
必有亡而為有舊為別章陳司敗孔云司敗官名陳
大夫鄭以司敗為人名齊大夫揖手著胸曰揖說文
云攘也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无病字案
集解于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誅曰說文作
謂人與君子也今作君子人也予有亂十人今作亂

臣十人非今也純絲也鄭作黑繒也嘗暴或作曾顏
刺諸書或作顏亥太宰鄭云是吳太宰嚭冕鄭本作
弁云魯讀弁為絕惚况今作恍惚衣弊今作敝沒階
趨今本有進字誤也食氣說文作既云小食也人儼
魯讀為獻今從古拜而受之一本或无而之二字廐
夫子家廐王弼曰公廐也賜腥說文字林並作胜云
不孰也賜生魯讀生為牲山梁鄭云孔子山行見雉
食梁粟也時哉今作時哉時哉顏路回父也名由字
季路柴子羔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
三家不同愚古文臣字曾皙史記曾蒧字皙浴乎沂
水舞雩而歸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云季氏朝直
躬孔云躬身也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下莊子鄭云
秦大夫公孫拔孔穎達疏公叔文子名
拔春秋傳作公叔發歸孔子鄭本
作饋魯讀為歸覓爾今作莞爾穿踰本又作窬同說
文作穿窬本戶郭璞云門邊小竇孔子之徒與今作
孔丘之徒與滔滔鄭本作悠悠朱張王弼注朱張字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此皆與今本有不同
者其注亦異又漢石經論語與今文不同意與之與
今作抑孝于惟孝今于字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
也作矣是魯丘與曰是是知津矣今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耷而不輟子路以告子撫然今耷
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
植其斯以乎今其斯已矣譬諸宮墻今諸作之賈諸
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
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文若曰
在于蕭墻之內蓋毛包周氏于今論語無蓋氏毛氏
書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此石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
久推散維人好事者時得之

詩亡辯

焦氏筆乘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
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
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
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竊意王制有曰天子
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
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守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
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於三百篇者又多

東遷以後之詩无乃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孔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得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未明其義者因為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軌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久矣王伯厚云詩春秋相表裏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无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

議益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无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无人矣春秋所為作歟故趙岐以詩亡為頌亡蘇轍以詩亡為風亡也

子為風子也

矣春煇也為亦煇也故也心者子為也子為也心者
若遊子夏南之獨詣對不信而焚信之中國為天入
難耕入心吹北魯有也而周益衰變風為子刺靈而
之惡辭有對也更齊宋晉秦之禪未嘗天者豈美之
黨辭未盜也無亦之若於天子之命想豈定限纂李
難益樂樂而轉越之若心從辭于中為以限爾

古逸經篇

初秦之威學也書藏於屋壁後人收拾散滯遂已不
全其後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纖以代簡紙
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真矣如采齊狸首見周禮河水
祈招新宮德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俟河之清
禮義不愆見春利傳驪駒見漢儒林皆逸詩也伏羲
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見左傳疏
誣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又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也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

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
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亡
斯自取災見風俗通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見說文
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
有道對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
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於地
見鹽鐵論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
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氏維高宗報上
甲微見孔叢子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
獨以之見賈誼書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厥兆天
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篋課見周禮大司馬注將
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國策不及
貢以政接於有庠見孟子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見史
記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見呂氏春秋毋為權首將
受其咎又先其算命見漢書說文引虞書仁閱覆下
則稱昊天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又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文選注引周書王曰
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
星皆逸書也又墨子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

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
葆此語書元之書序中亦无總德篇名半壁曰璜見
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天子駕
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度記皆
逸禮文也王居明堂見正義瑞命見論衡聘禮志見
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
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玉粲之璉今其璉音猛也見
說文古皆没見風俗通如玉之瑩見文選注璠璣魯
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
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並稱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
者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法言人皆知糞其田而
不知糞其心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見說
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為天子不死曾
不如匹夫自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見
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史
記六國表注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
汚世見韓詩外傳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鄭
玄坊記注吾於河漢知德之至也堯舜之道非遠人
也而人不思之耳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
文選注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並稱

逸孟子又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為龍為車為衣為言坤後有八曰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震後有三曰為王為鵠為鼓吳後有二曰為楊為觀坎後有八曰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離後有一曰為牝牛艮後有三曰為鼻為虎為狐兕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不同故載於釋文韓非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與今洪範不同不知所引何書呂氏春秋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高誘注以為逸詩論大篇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則今无其文焦弱疾曰夫五經諸書漢儒劉向輩校定於前蔡邕輩鐫刻於後嗣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知漢初諸儒之所讐校者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玄宗亦改洪範

無陂為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攷校弗精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無陂為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攷校弗精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所引周功自穀草木麗乎土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夤亢龍亢作亢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蕭允升允作乾日廂之離包瓦用馮河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夫乾霍然又泣涕漣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壺繻有衣袽為需有衣絮又曰繻有衣為的顛作馱顛晉卦為晉巽為顛艮為見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宅岵夷岵作岵鳥獸駝

毛作麋毛五品不遜遜作遜平秩東作為平艷東作

塗山為兪山弼成五服弼作邶方鳩孱功為旁救倂

功一作旁速竄三苗為竅音倅塞也三苗藻火藻作瑑暮

三百有六旬暮作稭剛而塞塞作塞勿以儉人為諛

諛間也在後之伺為在夏后之詞令汝聒聒作慤慤庶

草繁庶庶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眄禹貢東迤北會

為匯今為作于尚不思于凶德為上不替峙乃糗糧

為皤耜教胄子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夙求至于屬

婦為媯婦媯音鄒妊身也我之弗辟為不辨尚桓桓作桓桓

奠倫攸斃斃作殲商書無有作姁若顛木之有曳枿

費誓作棊誓周書有夏之民叨墜墜讀若摯忿戾也

截截諠言為芟芟巧言玉海引說文作戡戡善諠言

周書曰昭昭猗無他技又若圜圜升雲半有半無之

句皆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新臺

有泚為有玼玼之罄矣罄作室一作室矣焉得諼草

為安得蕙草溱與洧作漕與洧有茨為有薺棘人藥

變為鸞鸞江之永矣為美矣得此戚施為龜鼃代木

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伾伾俟俟嘽嘽駱馬為瘵

瘵赤舄几几為已已又為擘擘音擘鈞膺鏤錫錫作錫

可以攻玉作可以為厝白鳥鶴鶴作嚳嚳民之方殷

屎為方唵呬混夷駝矣為犬夷呬矣衣裳楚楚作

齧無然泄泄泄作世挑今達兮挑作爰陶復陶穴為

陶覆地室也翦商為戩商其會如林為其旒國步斯頻

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薇薇引論語訴子路於季孫文

質彬彬為份份不使勝食氣為不使勝食既狐貉之

厚以居荷蕢為荷吏蕤裘為結衣長短右袂色艷如

也小人窮斯濫矣又有跖予之足一句孟子不若是

恣為不若是忿忿忽也源源而來為諛諛音願徐也接浙

為澆浙而行乾漬米也左傳尤涼為糝涼芟夷為登音夷

澤之萑蒲為澤之目禦禁苑也哀甸兩牧為中佃一轅

楸柎藉幹為楸部薦幹春秋傳曰或訓于宋太廟齊

人來氣諸侯饋客芻水也六駟退飛公羊傳闐然為覲然

公子陽生暫見也又云彘階而走乍行乍止也國語兵不解

醫觥飯不及壺殮為仇飯不及一食又云諄申胥引

爾雅曰禴禴禴禴今爾雅亦无此語如此者甚多

逸詩篇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玉海引逸詩國語衛

彪侯曰武王克殷作此詩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舟張辟雍鷓鷯相

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尚書大傳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

里周行濟濟鏘鏘相從執質有族以文敕爾替率爾

衆工奏爾悲誦音容肅肅雖雖無急無凶周官注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兮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史記伯夷叔齊

作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

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狸首見射義狸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禮記質叅既設執旌既載計及子于

疾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

順乃讓陽叶反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

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見大戴禮困學

紀聞曰此命我徂黃竹射之辭也一員閱寒帝收九行嗟我

公疾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章一我徂黃

竹字缺一員閱寒帝收九行嗟我公疾百辟冢卿皇我

萬民旦夕勿窮章二有狡者駱鳥名翩翩其飛嗟我公疾

字缺一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穆天子傳黃竹

詩祈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氏傳畜君何尤徵招角招見孟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作見

史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轉音修義經矣好樂無荒曠師

歌無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王子晉歌

峯見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

氣庶庶取與不疑見左氏傳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

駒在路僕夫整駕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驪駒者客欲去歌之也見儒林

傳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

立從我馬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

安居古有白水之詩甯戚陳此君子有酒小人鼓缶

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淮南子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亡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雖有

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遺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禮義

不愆何恤乎人言淑慎爾止無載爾偽我之懷矣自

詒伊感八章俱見左氏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見論音吾

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見緇衣篇注云昔

詩也下三句見小雅南山篇文選注引 相彼盍旦尚

猶患之見坊記 東有開明於昔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

動蜚征作民嗇執功百草咸淳見四代篇 魚在在藻厥志

在弭見用兵篇大戴禮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

其德見家語又說苑皇皇上帝其 鴻鳴將將唯民歌

音 之濟濟多士殷民化山宜切 樂矣君子直言是

務晏子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 涓

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

重太息荀子引逸詩 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

必先為裘列子 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

珠為子莊無過亂門于嗟復兮覽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服亂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

義之經也大武遠宅不涉新序作大武遠宅而不涉木實繁者披

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上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五章俱見掩雉不

得更順其風淮南子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四牡翼翼

以征不服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皎皎練絲在所染

之後漢書羽觴隨波流晉書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

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說苑相彼玄鳥止於

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徐幹論倭人如蟬見集韻逸詩

篇名葛天氏歌八閔一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本四奮

五穀五敬天常六達帝功七依地德八摠萬物之極

呂氏春秋伏羲駕辨楚詞網罟之歌隋書神農氏豐年詠樂

論黃帝龍袞頌樂書黃帝桐鼓曲見歸藏啟筮伶倫渡

漳歌見水經注虞舜大唐歌卿雲見尚書南風見家語招

雍肆夏孝成哲陽南陽初應朱干苓落歸來繚繚俱

尚書九德之歌周禮候人兮歌呂氏春秋九辯九歌山海

燕往飛歌呂氏春秋破斧歌孔甲晨露湯命伊尹淫魄為師涓

辛造武宿夜武王武曲九夏周禮注皆繁過渠見國采

蕤逸詩見周新宮小雅逸篇見儀禮鳩飛見國河水

禮禮記周新宮燕禮下管新宮鳩飛見國河水

木客吟言卷之四

三

左傳管子公子賦河水國語注作汚水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辛餘

靡歌春秋茅鴟左傳工北里靡靡文中激楚林賦又

列女流風陽阿延露梁元帝纂要折揚皇琴莊下里

巴人陽阿又見前蕤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流徵宋玉

邪許歌舉衆勸力噓喚歌劉晝曰伏臘合歡必歌采

涉江采菱陽阿楚辭嘯喻凡將于遮上林賦顛歌上林

凱歌周官耀歌韓詩歸邪之曲幽鬼之曲蜀王離鴻

去雁蘋生三曲歌春明晨焦泉朱華流金四曲歌夏

商飈白雲落葉吹蓬四曲歌秋嚴凝流陰沈靈三曲

歌冬皆師涓造此諸曲衛靈公耽而惑之輕風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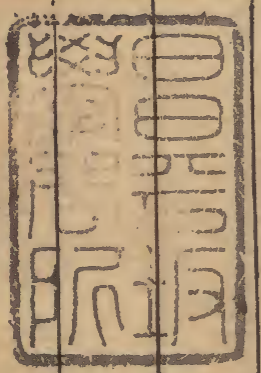
之詩昭霧秋霜之詩見王子年木客吟吳楚勞商楚

清角韓非子流徵滌角師延秣馬金闕歌韋昭洞曆

比于知極諫必死作秣馬行以采茨趨以肆夏見大

衛將軍文子問子贛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

蓋謂孔子說之以詩也故余述逸詩篇終焉



文化甲子

木沙然言



大山甲子

巴人易阿... 邪...

蓋龍下子... 益龍...

衛將軍文子... 吾聞夫于...

金關... 山干... 林...

青角... 林...

之... 木...

